

一九七五年，我在工廠當工人，全國都在評法批儒，我們也跟著瞎湊熱鬧。有一次開大會，季委邊主任作輔導報告，一頓嘍把西漢桓寬的《鹽鐵論》讀成了「鹽鐵論」。旁邊正在任輔導的副主任接上話茬：要說批這鹽鐵論，俺最在行，俺老家在黃河古道，到處是鹽鐵地，天一旱地裡白花一片，老百姓可遭罪了，這鹽鐵論該批，就是該批！底下已是笑聲一片，他還以為自己發言精彩呢。因為他的「歪批」，後來就叫做「歪主任」。

歪批，當然不是從「歪主任」這理監聽，其實早就有古人嘗試過。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而，宋代大臣沈伯明上奏朝廷：「《關雎》夫婦之詞，頗類狎笑，不可入《國風》。」意思是說這首詩有些「流氓」，不能放在《國風》的首位。而且他還自告奮勇，撰寫了《堯》、《舜》兩首詩，要放進《詩經》，真是恬不知恥。可沒想到這學大臣的歪批，居然還得到了糊塗皇帝理宗的嘉獎，賞給他帛百疋。朝野一時傳為笑談。

清人毛奇齡，學問不小，曾謂：「元明以來無學人，學人之絕斯三百年矣。」可他歪批的故事也頗可笑。「春江水暖鴨先知」歷來被認為是東坡名句，毛奇齡卻批為：「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鴨不知耶？」詩人袁枚嘲笑他說：「如果這樣來歪批，那麼《三百篇》句句都不恰當，在河水中的小島上，斑鳩鳴，鳩都可以在，何必是鴨鳴呢？在山丘一角，黑鳥白鳥都可以在，何必是黃鳥呢？」（《隨園詩話》）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中國文化人的傳統，因而古人經典不是不能批，關鍵是要有理有據，讓人口服心服。時下，滾滾有些專家學者的講座，對古人經典胡解、亂解、歪批，不僅有辱先賢，褻瀆經典，而且貽笑大方，謬論流傳，究其原因，無非是膽子太大，而學問又太小耳。

「靜靜的溫榆河」是中國文化人的傳統，因而古人經典不是不能批，關鍵是要有理有據，讓人口服心服。時下，滾滾有些專家學者的講座，對古人經典胡解、亂解、歪批，不僅有辱先賢，褻瀆經典，而且貽笑大方，謬論流傳，究其原因，無非是膽子太大，而學問又太小耳。

### 靜靜的溫榆河

陳安

初秋，住入我家在北京昌平「太陽城」小區的新居，從窗戶北望，見到的只有院牆外的白楊，連綿而茂密的樹擋住了天空之外的一切景物。後來，天氣漸漸寒冷，秋風陣陣吹來，落葉蕭蕭而下，白楊只留下了枝幹，寬露出近處的一條河和遠處的山脈。河流、剩下的出現，頓使我視野開闊，派幽州燕山風光呈現眼前。

在人們印象中，北京有山無水，不像上海有黃浦，廣州有珠江。而現在，我眼前的景象說明，北京也有河。打開首都地圖，我發現她（按外國習慣，河為女性）位於北京最北，名叫「溫榆河」。再從網上檢索其歷史，才知道她發源於延慶燕山南麓，源頭百泉匯入之水溫熱，故名「溫餘水」。她長四十八公里，由東往西，流經昌平、順義、朝陽等區，下游經通州流入京杭運河，隨大運河之水流入大海。

古老的溫榆河是北京的母親河，在歷史上發揮過灌溉農田、運輸軍餉和提供城鎮用水的重要作用。今天的北京人也沒有冷待她，所以把第六條環形高速公路修在了她的北側和東側，把她圍在六環之內，路河並行，成了北京北部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我見其河面寬有窄，但都很平靜，使我聯想起「靜靜的頓河」，便有意寫一篇「靜靜的溫榆河」。

在我們太陽城和溫榆河之間的鄉村公路上，每周有農民們辦的三個早市，路旁擺滿地攤，出售各種新鮮蔬菜、水果和魚，連河上的一座橋也給擺滿了，一直擺到河對岸的馬坊。馬坊是一個只有一條河的鄉鎮，街旁商店一家接一家，雖不如北京城裡那時候時髦，但商品種類，從紅薯綠豆到新款手機，應有盡有，價格也比城裡便宜。有天傍晚，我獨自一人沿河散步，過橋去馬坊，只見又紅又白的落日給天空和河面布滿美麗的晚霞，甚為壯觀。我在馬坊街上買了一包帶殼炒花生和一隻中國式布鞋。在紐約鬧市生活了幾年，現在身臨中國北方鄉鎮，我竟感到「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滋味自然不是李煜的剪不斷、理還亂的「離愁」，而是重返故國的遊子所感到的親情。

據說，溫榆河也曾被忽視，兩岸許多工廠把大量廢水注入其間，使她遭到污染，但始自二〇〇一年的治理工程又終於使她逐漸恢復原生態，如今其流域已基本成為水清岸綠的宜人風景區，被譽為北京的「綠色長廊」。不少「先富起來的人」在河邊蓋起豪華別墅，開發商在兩岸陸續建起高爾夫球場、騎馬場和釣魚場。普通平民也在那裡發現了許多悠遊好去處，但有人擔心溫榆河最終會變成「富人河」，因而表達了這樣的願望：「當人有富人的活法，平民有平民的樂子，但願美麗的溫榆河兩岸別都給富豪們蓋了房子，也給咱們留出一塊地來」。

溫榆河，靜靜地流著。我幾乎每天都注視她，看她平靜的河面在陽光下閃亮。

### 歪批

文化經緯

心裁，講求取寵罷了；君王的歪批，那可就是一言九鼎，而且其中必寓有「深意」。朱元璋特別討厭《孟子》九鼎，因為其中有句話聽了很不舒服，譬如「民為君，社稷次之，君為輕」，被他批為「胡言亂語」；再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更謂他如芒刺在背，則臣之視君如腹心。他不僅不「歪批」，而且還「歪批」，命令臣下將《孟子》中自己看不順眼的「反動文字」盡皆刪去，共砍掉原文八十五條，只剩下「一百多條，還編了一本《孟子節文》，又專門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沒文化的朱洪武，敢對文化殺殺砍砍，雖底氣不足，但「勇氣」驚人。

十一月十四日，在本屆世界女排錦標賽的最後一天，中國隊不敵波蘭，至此，本屆比賽裡一共吃了五場敗仗，落得個第十名。這是自一九五六年中國女排首次參賽以來，在五十四年內十二次征戰世錦賽的歷史上第二差的成績，也是三十六年來首次在三大賽（世錦賽、世界杯、奧運會）上無緣八強。這對於不熟悉近年中國女排的國人而言，如同一個閃雷。賽後，擔任主教練的俞敏敏也首次向媒體承認中國女排屬於世界二流。

這個滑坡的成績暴露出我國體育在女排，以及男排，甚至三大球（籃、排、足）的發展中長期存在的問題——癥結在於大球的普及性越來越差。女排全盛時期，國內一線隊伍有四五十支。後來由於許多省市採取所謂「全運金牌戰略」，紛紛砍掉排球等集體項目，導致了排球人才嚴重匱乏。行家分析，一個優秀的排球運動員，必須有發球、扣球、攔網、傳球、墊球五個方面過硬的基本功，如今由於後備人才不夠，一般組隊的辦法就是：只要隊員有某一方面的特長就可以充當球隊的主力。中國老女排的優秀技術傳統是「全面、快速、多變」，而快速多變的前提是全面。如今的中國隊打不出理想的技術風格，根子在於隊員基本功不扎實，技術不全面。

由於女排是我國體育戰線的一面旗幟，體育官員對女排比賽的勝負往往看得格外重，無論什麼比賽都想拿到好成績，這樣就造成了主力隊員負擔過重，年輕隊員受鍛煉的機會卻太少。遇到比賽，一旦主力隊員因故不能上場，替補隊員也就很難立即發揮作用。今年，中國女排更是碰到一件糟糕的事：半年之內三度換帥。世錦賽前，國際排聯主席魏紀中就曾坦言：「頻繁更換教練不僅不利於隊員心理平衡，也不利於教練對球隊和隊員情況的掌握，還不利於針對性和系統性的訓練，更容易出現傷病情況，對中國女排未來的發展沒有好處，今後的處境恐怕會更困難。」這一番語重心長的分析，體育官員是不是聽進去並且認真反思了？

女排落到低谷，讓人不高興，但也不要把情況看得一場糊塗。從這屆世錦賽的技術統計來看，中國隊隊員的身上仍存在亮點。在群英薈萃的幾百名各國球員中，魏秋月是最佳二傳手；在扣球的得分率上，馬蘊雯位列第二；攔網方面薛明是第二名；發球方面，王一梅也是第二名；二十四支參賽隊的自由人裡，張嫻是第四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已退役兩年的三十一歲的周蘇紅召之即來後，融入球隊僅兩個月，就得到接一傳第八名的成績。平心而論，這次如果不是周蘇紅這位穩定軍心的大姐姐在場，中國女排可能會輸得更慘。本屆世錦賽評出最有價值球員是俄羅斯的伽莫娃，她今年三十歲。我們也祝願周蘇紅「寶刀不老」。

還應當指出，新主教練俞敏敏是一個了不起的男子漢。有人批評他缺乏「霸氣」，是個「好好先生」，那麼讓我們也聽一聽這位臨危受命的好好先生的心聲吧：「我在女排工作六年，十分熱愛這個集體，有這麼一批好運動員，中國女排是有希望的。只要大家共同奮鬥，一定能完成任務。我做出什麼犧牲都是值得的。我知道前進的路上困難很多，但辦法總比困難多。」了解俞敏敏的人都認為他正派、實在、勇敢、自信，我們期待他帶領女排姑娘走出低谷。

立冬後，氣溫似乎沒有驟降的意思，日日豔陽照，讓人直以為，冬天還遠吧。其實，這時候，我們的身體，卻是最敏感的溫度計。中醫上說，此時正是陽氣潛藏，陰氣極盛，代謝開始緩慢下來的時候。

母親每逢這時候，就來電話，敦促我，趕緊煲一鍋子泡菜豆腐湯吧，暖暖一家大小的胃。辣白菜上我這兒來拿呀。

母親的話音還沒落，我的舌尖已開始流淌著辣白菜那種酸酸辣辣的汁液了。我彷彿看見兒時的我，拿著筷子吮在嘴裡，眼巴巴瞅著鍋灶上，正熬的泡菜豆腐湯的小可憐模樣兒。

母親做的辣白菜可以與韓國辣白菜媲美呢。每年的入秋，我家的院落是大白菜的天下，窗台

牆根，屋頂，到處都立著一棵棵大白菜。母親趕著晴好的天，做辣白菜。紅紅的辣椒，在石頭臼裡搗碎，大鹽巴，花椒大料，大蒜蔥薑們，輪番上著陣，經母親的手，反覆的揉，搓，抹，再經過數天的發酵，清清爽爽的大白菜就變成了紅艷艷的辣白菜。這紅，極奪目，很能刺激人的食慾。

大白菜怎麼做，都好吃。而我喜歡的，是辣白菜豆腐湯。從順應天時的角度講，冬天的大白菜最好吃。甘甜，脆津。連《大長今》裡都講到，古時，它是被種植在宮廷的藥苑裡的，可見身價不俗。而如今，它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大眾菜，特別是冬天，家家少不了吃了。

彼時，母親自不懂什麼韓國辣白菜，照著感覺做就是了。一罐子，或者一缸，都是辣白菜，做好，放在涼房裡。吃時，洗淨了手，去撈

一些。

在我看來，食譜裡，辣白菜和豆腐絕對是一對絕配。這道菜五花肉不可少，放入一起燉，那是錦上添花。切成片的五花肉，入油鍋裡小火兩面煎黃至出油，加入洋蔥和薑片翻炒，隨後加入辣白菜，炒到白菜軟爛，再添足量的高湯或水。水開，加入豆腐塊，燉三十分鐘。出鍋前，因辣白菜有鹹味，可根據個人口味，放入適量的鹽或生抽。最後，撒一把香菜進去。

此道菜，酸辣爽口，五花肉一點不膩人，肉香裡，混合著辣白菜特有的味道，豆腐的綿軟裡包裹著濃濃的湯汁味。

都說「白菜豆腐保平安。」在寒冷的天氣裡，吃上一碗辣白菜豆腐湯，既暖胃，又解饑。是大冬天，我們過凡俗日子老百姓，最貼心健康的一道美食。

傳統粵語童謠《落雨大》成為以水為主題的廣州亞運會開幕式文藝表演序曲最近再度走紅海內外，為千萬萬人傳唱。

《落雨大》，是最讓廣東人感到親切的粵語童謠，也是海外眾多粵語者喜歡的童謠。在廣東珠三角粵語地區，尤其是在廣州市區，《落雨大》和另一首嶺南童謠《月光光》尤其是朋友們在搖籃裡就聽、牙牙學語時就聽母親、祖母、外祖母學唱的歌。

《落雨大》的作者和創作時間已無從稽考。有學者認為，從其市井化的語言和簡單的音符來看，應該是清末民初時廣州西關地區街頭巷尾流傳的口水歌，傳唱至今已成為幾代粵人的童年回憶。許多旅居海外的廣東人在回憶故鄉時也不禁會含淚淚吟唱起這首《落雨大》。

《落雨大》歌中唱到：「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阿嫂上街看花鞋，花鞋花鞋兩邊排。」

很喜歡這悠然自在的歌詞。落雨大也不怨天尤不尤人，阿哥照樣擔柴上街賣，阿嫂照樣打扮得漂漂亮亮出街，依然像平常那樣過日子。這首童謠作為亞運序曲很能體現嶺南特色。嶺南多雨，粵人愛水，視「水」為財。上善若水，粵人有隨遇而安、靈活應變的水性智慧。

不過，近日筆者在網上發現有人質疑這「歌詞不合邏輯」，理由是：「大雨雨實豈不是要淋濕了？濕滾滾誰會穿呢？落雨大出街至少要挽起褲腳脫鞋趟水，怎麼會買花布鞋？」

說《落雨大》不合邏輯者一是不知廣州有騎樓。騎樓，是廣州城市建築的獨特符號。資料介紹，一九一八年廣州拆城牆擴馬路，為了充分利用道路空間，又針對羊城高溫多雨的氣候特點，便於馬路兩旁建起了兩三層的騎樓。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騎樓建設達到鼎盛期，老城區密密麻麻分布著五十九條騎樓街，總長約四十公里。

正因為騎樓遮雨，而且騎樓步行街街面略高於露天馬路街道，露天街道和騎樓街交界處有排水系統可以排走雨水，只要不是下暴雨，通常「水浸街」也只是浸馬路街道。因此，落雨大時「擔柴」、「看花鞋」走在騎樓，不打傘也不會弄濕乾柴和鞋。

或許是因為經過千萬人傳唱，加入了衆多個人感情色彩，《落雨大》的歌詞有不同版本：有人將「阿嫂上街看花鞋」唱成「阿嫂睇屋企（在家）繡花鞋」。或許，唱者擔心落雨太大，怕「水浸街」不但浸濕了街道還浸上騎樓街，浸濕阿嫂的花鞋。也或許，唱者想歌讀阿嫂手巧勤力。

有人唱：「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阿嫂教我做花鞋，花鞋花鞋兩邊排，排排都有十二粒粒，粒粒圓滑無疵呢。」這歌詞表現了姑嫂和睦、精心選料用心做鞋的情景。

有人將「阿哥擔柴上街賣」改成「阿媽擔柴上街賣」。歌唱了刻苦耐勞的母親形象。

還有人將《落雨大》填新歌詞，廣州西關老人盧老伯為勸喻人們遵守交通規則，將此歌詞改為：「落雨大，水浸街，橫過馬路先交理，紅燈綠燈睇準準，唔好亂走被員警拉。」

粵語童謠《落雨大》

行健

文化什錦

說《落雨大》不合邏輯者一是不知廣州有騎樓。騎樓，是廣州城市建築的獨特符號。資料介紹，一九一八年廣州拆城牆擴馬路，為了充分利用道路空間，又針對羊城高溫多雨的氣候特點，便於馬路兩旁建起了兩三層的騎樓。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騎樓建設達到鼎盛期，老城區密密麻麻分布著五十九條騎樓街，總長約四十公里。

正因為騎樓遮雨，而且騎樓步行街街面略高於露天馬路街道，露天街道和騎樓街交界處有排水系統可以排走雨水，只要不是下暴雨，通常「水浸街」也只是浸馬路街道。因此，落雨大時「擔柴」、「看花鞋」走在騎樓，不打傘也不會弄濕乾柴和鞋。

或許是因為經過千萬人傳唱，加入了衆多個人感情色彩，《落雨大》的歌詞有不同版本：有人將「阿嫂上街看花鞋」唱成「阿嫂睇屋企（在家）繡花鞋」。或許，唱者擔心落雨太大，怕「水浸街」不但浸濕了街道還浸上騎樓街，浸濕阿嫂的花鞋。也或許，唱者想歌讀阿嫂手巧勤力。

有人唱：「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阿嫂教我做花鞋，花鞋花鞋兩邊排，排排都有十二粒粒，粒粒圓滑無疵呢。」這歌詞表現了姑嫂和睦、精心選料用心做鞋的情景。

有人將「阿哥擔柴上街賣」改成「阿媽擔柴上街賣」。歌唱了刻苦耐勞的母親形象。

還有人將《落雨大》填新歌詞，廣州西關老人盧老伯為勸喻人們遵守交通規則，將此歌詞改為：「落雨大，水浸街，橫過馬路先交理，紅燈綠燈睇準準，唔好亂走被員警拉。」

### 天下胡亂遊

王璞

我對旅遊的熱情給沖刷掉，我的旅遊情意結可說根深蒂固了。

其實退一步想，就算我家陽光燦爛，從我的天性來看，我也會愛上旅遊的。人們對於院牆外、山那邊、天盡頭那個世界的好奇心，與生俱來，只是因應個人後天的不同遭際、個人性格的差異，程度高低不等而已。

年輕時沒時間，且囊中羞澀，每次旅行都經過精心策劃，目的地、交通工具、住宿以及最重要的，費用幾何。都要事先划算好。當然年輕時大多數旅行是利用出差或開會的機會公費旅遊。我等布衣之輩，不用自己掏腰包的旅遊當然身不由己，領導或老闆指哪兒就奔哪兒。一個地方可能一去再去都去麻木了，想去的方卻一直撈不到機會。那時我一直擱著，等哪天我無牽無掛一身輕，而且花自己的錢可不比鏽鏽比較了，就要隨心所欲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終於等到了這一天，我成了無職無業上無老下無少的自由人，口袋裡的錢不算多也不算少，還有一本連俄羅斯都可以免簽證的護照，人嘛，不年輕了但也不算太老，這時，面對著從各處收集來的一本地圖冊、旅遊書、旅遊廣告，發現自己可以去到上面的任何地方，我的感覺就像一個中了六合彩的暴發戶，不，說是剛從長期徒刑中釋放出來的囚徒比較準確。面對突然展現在自己面前的自由天地，倒惶然不知何去何從了，去哪兒呢？

起先我學奈保爾去老家尋根，安圖也像他那樣寫出一部部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旅遊巨著。但我很快就發現，且不說我沒他那般才力，年紀也比奈保爾遊歷印度時老很多。最嚴重的問題是，我有兩個致命弱點：怕狗，怕

髒。尤其是後面一條，具體而言，就是怕那種在中國內地俗稱為「茅坑」的廁所。這弱點讓我的安徽銅陵尋根之行半途而廢，那個地處長江邊上的小城，山是青的，水是秀的，廁所環境卻實在不敢恭維。那天，為了尋找一間不致讓我作嘔的衛生間，我變成一隻熱鍋上的螞蟻。我將目光轉向國外，那些地方的衛生間倒是大多符合衛生標準，但也有問題，除了飲食水土不合之外，最大的問題是費用，費用偏貴。而以此這樣的年齡和體力，不可能像《三千美元周遊世界》、《不去就會死》那一類自助遊書籍介紹的那樣，住廉價客棧甚至露營、騎單車甚至步行地將這大千世界瀟灑走一回了。

那時正當寒冬，有個朋友邀我去三亞，我表示雖想找個溫暖的地方避寒，但對旅遊熱點沒有興趣，她就說了：「那你何不去文昌呢？那裡有個白金海岸，風景又美，費用又平。」我到網上查一查，可不，四星級的白金海岸公寓精品酒店，雙標間房價只一百八十元，捷足先登的網友們是這樣評價它的：「超大超靚的房間！美呆了的海景！」

「到過這裡根本不用去三亞了。」

「坐在床上看潮漲潮退、日出日落是個什麼感覺，我在這裡終於體驗到了。」

文昌白金海岸就這樣成了我天下胡亂遊的第一處勝地。從這裡開始，我開始了我的信步自由行。這意思就是，旅遊目的地與之至，確切地說，是依網上打新機票、超值酒店、旅行社作推廣的超值遊、以及驢友們的言論而定。譬如因「大出血」式的折扣價而去了地中海郵輪遊，因往返三百八十元的機票而去了東埔寨暹羅，因驢友的熱烈推介而去了武漢，因包三餐一百七十元的超值大套房酒店而去了昆明。這種旅遊選擇標準，用香港話一言以蔽之：又平又靚。但也可用另一句香港話一言以蔽之，叫作：又平又靚。

又平又靚胡亂遊了年餘，沒有遊出文化歷史的深沉感悟，卻也不乏小人物柴米油鹽式的心得，乃信筆記之，與一眾驢友分享。

金陵女子大學是二十世紀初基督教女傳教士、尤其是美國女傳教士建於南京的教會女子大學。當年，除了華南女大之外，它是中國僅有的第一所獨立的女子大學。它的另一屆五位畢業生，包括後來金女大的中國校長吳貽芳，號稱是首批在中國拿到學士學位的女性。從一九一五年建校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解散，這所大學雖只畢業了大約一千名學生，卻培養了一大批日後成就卓越的職業女性，包括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醫生等，甚至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女將軍。

我為寫作《家族史話：金陵女子大學一九一五——一九五二》（A Family Saga: Ginling College 1915—1952, 二〇〇九年在美出版）一書查檔和訪談時，就像偵探一樣在塵封的歷史記錄中找尋當年人物依稀的音容笑貌。我也因此榮幸地結識了許多民國年間的傑出女性，了解了她們的一生際遇。

潘朝秋今年十月一日剛過生日，十足年齡九十三歲了。幾年以前，根據她當年一位學生提供的線索，我有幸和她相識，並且通過她的關係，認識了金女大在美國的更多校友。在我們的交往中，她鮮明的個性、生動的故事都讓我印象深刻。潘朝秋這個名字是一位有學問的族叔取的，典故出自屈原的《離騷》「朝秋蘭以爲佩」，她是秋天生人，所以也對景。據她說，自己出生於一個普通的商人家庭，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她小時候的生活不太容易，因為姐妹都比她長得漂亮，而弟弟是男孩子，在舊式家庭裡的地位當然不凡凡響。從小，她的母親就對她說，憑她的相貌，以後只好自食其力，找個好職業。而潘朝秋對舊式男子也印象很差。雖然她因為靈巧懂事深受父親寵愛，可是在她的眼裡，中國男人，包括她的父親，都是拈花惹草、處處留情之輩，不值得女人交付終身。

潘朝秋在金女大英文系畢業後，在母校教過一段時間的書。五十年代初來美國定居，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系長期任教。許多中美關係史上的風雲人物，例如在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在恢復中美邦交的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作用的中國通麥克爾奧克森堡（Michael Oksenberg），和克林頓當政時期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肯尼斯拉波索（Kenneth Lieberthal）都會是她的學生。

說到在美國的經歷，她說第一次萌生要遠渡重洋的念頭是因為一位留美歸來的體育教授在她面前開關倒櫃地整理行李。這是她第一次看到西洋風格的女性內衣，當時真是驚嘆不已，對美國十分嚮往。那個年代的女子，如家庭出身較好，都要束胸，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表明自己是個穩重賢淑的大家閨秀。潘朝秋大概也是深受其苦，看到這樣「神奇」的服裝，就彷彿看到了一個自由美麗的新世界，對於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那當然是極富誘惑力的。

我問她到了美國之後的經歷，她說自己在哥大教書時非常嚴格，可是每次舉辦晚會也極其成功，因為她做得一手好菜，其中中西合璧的「蝦吐司」（shrimp toast），更是老外的好愛。那麼美國男子也不值得她鍾情嗎？潘朝秋說，當年有位美國男子追求過她，可是她覺得這個人太小器。每次出去吃飯都是她請客，「就算跟他學英文的學費好了」，潘朝秋如是說。二〇〇六年寒假我去紐約做訪談，見到了包括潘朝秋在內的一批金女大東莞的校友。二〇〇七年三月從波士頓去紐約，潘朝秋做東，在她家附近的「哥大小館」請我吃飯。一個不起眼的中國餐館，台灣店主，一共三道菜：涼拌蜆蜆皮，蔥油餅，沙鍋魚頭，可是樣樣地道。特別是那個沙鍋魚頭，真是家常菜的風味，文火燜了大概兩三小時，讓我一吃驚魂。潘朝秋的美食家之名果然名不虛傳。

金陵女子大學是二十世紀初基督教女傳教士、尤其是美國女傳教士建於南京的教會女子大學。當年，除了華南女大之外，它是中國僅有的第一所獨立的女子大學。它的另一屆五位畢業生，包括後來金女大的中國校長吳貽芳，號稱是首批在中國拿到學士學位的女性。從一九一五年建校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解散，這所大學雖只畢業了大約一千名學生，卻培養了一大批日後成就卓越的職業女性，包括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醫生等，甚至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女將軍。

我為寫作《家族史話：金陵女子大學一九一五——一九五二》（A Family Saga: Ginling College 1915—1952, 二〇〇九年在美出版）一書查檔和訪談時，就像偵探一樣在塵封的歷史記錄中找尋當年人物依稀的音容笑貌。我也因此榮幸地結識了許多民國年間的傑出女性，了解了她們的一生際遇。

潘朝秋今年十月一日剛過生日，十足年齡九十三歲了。幾年以前，根據她當年一位學生提供的線索，我有幸和她相識，並且通過她的關係，認識了金女大在美國的更多校友。在我們的交往中，她鮮明的個性、生動的故事都讓我印象深刻。潘朝秋這個名字是一位有學問的族叔取的，典故出自屈原的《離騷》「朝秋蘭以爲佩」，她是秋天生人，所以也對景。據她說，自己出生於一個普通的商人家庭，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她小時候的生活不太容易，因為姐妹都比她長得漂亮，而弟弟是男孩子，在舊式家庭裡的地位當然不凡凡響。從小，她的母親就對她說，憑她的相貌，以後只好自食其力，找個好職業。而潘朝秋對舊式男子也印象很差。雖然她因為靈巧懂事深受父親寵愛，可是在她的眼裡，中國男人，包括她的父親，都是拈花惹草、處處留情之輩，不值得女人交付終身。

潘朝秋在金女大英文系畢業後，在母校教過一段時間的書。五十年代初來美國定居，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系長期任教。許多中美關係史上的風雲人物，例如在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在恢復中美邦交的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作用的中國通麥克爾奧克森堡（Michael Oksenberg），和克林頓當政時期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肯尼斯拉波索（Kenneth Lieberthal）都會是她的學生。

說到在美國的經歷，她說第一次萌生要遠渡重洋的念頭是因為一位留美歸來的體育教授在她面前開關倒櫃地整理行李。這是她第一次看到西洋風格的女性內衣，當時真是驚嘆不已，對美國十分嚮往。那個年代的女子，如家庭出身較好，都要束胸，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表明自己是個穩重賢淑的大家閨秀。潘朝秋大概也是深受其苦，看到這樣「神奇」的服裝，就彷彿看到了一個自由美麗的新世界，對於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子，那當然是極富誘惑力的。

我問她到了美國之後的經歷，她說自己在哥大教書時非常嚴格，可是每次舉辦晚會也極其成功，因為她做得一手好菜，其中中西合璧的「蝦吐司」（shrimp toast），更是老外的好愛。那麼美國男子也不值得她鍾情嗎？潘朝秋說，當年有位美國男子追求過她，可是她覺得這個人太小器。每次出去吃飯都是她請客，「就算跟他學英文的學費好了」，潘朝秋如是說。二〇〇六年寒假我去紐約做訪談，見到了包括潘朝秋在內的一批金女大東莞的校友。二〇〇七年三月從波士頓去紐約，潘朝秋做東，在她家附近的「哥大小館」請我吃飯。一個不起眼的中國餐館，台灣店主，一共三道菜：涼拌蜆蜆皮，蔥油餅，沙鍋魚頭，可是樣樣地道。特別是那個沙鍋魚頭，真是家常菜的風味，文火燜了大概兩三小時，讓我一吃驚魂。潘朝秋的美食家之名果然名不虛傳。

深秋（攝於九寨溝）

李波

### 金陵女兒之一：潘朝秋

馮進

傳統粵語童謠《落雨大》成為以水為主題的廣州亞運會開幕式文藝表演序曲最近再度走紅海內外，為千萬萬人傳唱。

《落雨大》，是最讓廣東人感到親切的粵語童謠，也是海外眾多粵語者喜歡的童謠。在廣東珠三角粵語地區，尤其是在廣州市區，《落雨大》和另一首嶺南童謠《月光光》尤其是朋友們在搖籃裡就聽、牙牙學語時就聽母親、祖母、外祖母學唱的歌。

《落雨大》的作者和創作時間已無從稽考。有學者認為，從其市井化的語言和簡單的音符來看，應該是清末民初時廣州西關地區街頭巷尾流傳的口水歌，傳唱至今已成為幾代粵人的童年回憶。許多旅居海外的廣東人在回憶故鄉時也不禁會含淚淚吟唱起這首《落雨大》。

《落雨大》歌中唱到：「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阿嫂上街看花鞋，花鞋花鞋兩邊排。」

很喜歡這悠然自在的歌詞。落雨大也不怨天尤不尤人，阿哥照樣擔柴上街賣，阿嫂照樣打扮得漂漂亮亮出街，依然像平常那樣過日子。這首童謠作為亞運序曲很能體現嶺南特色。嶺南多雨，粵人愛水，視「水」為財。上善若水，粵人有隨遇而安、靈活應變的水性智慧。

不過，近日筆者在網上發現有人質疑這「歌詞不合邏輯」，理由是：「大雨雨實豈不是要淋濕了？濕滾滾誰會穿呢？落雨大出街至少要挽起褲腳脫鞋趟水，怎麼會買花布鞋？」

說《落雨大》不合邏輯者一是不知廣州有騎樓。騎樓，是廣州城市建築的獨特符號。資料介紹，一九一八年廣州拆城牆擴馬路，為了充分利用道路空間，又針對羊城高溫多雨的氣候特點，便於馬路兩旁建起了兩三層的騎樓。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騎樓建設達到鼎盛期，老城區密密麻麻分布著五十九條騎樓街，總長約四十公里。

正因為騎樓遮雨，而且騎樓步行街街面略高於露天馬路街道，露天街道和騎樓街交界處有排水系統可以排走雨水，只要不是下暴雨，通常「水浸街」也只是浸馬路街道。因此，落雨大時「擔柴」、「看花鞋」走在騎樓，不打傘也不會弄濕乾柴和鞋。

或許是因為經過千萬人傳唱，加入了衆多個人感情色彩，《落雨大》的歌詞有不同版本：有人將「阿嫂上街看花鞋」唱成「阿嫂睇屋企（在家）繡花鞋」。或許，唱者擔心落雨太大，怕「水浸街」不但浸濕了街道還浸上騎樓街，浸濕阿嫂的花鞋。也或許，唱者想歌讀阿嫂手巧勤力。

有人唱：「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阿嫂教我做花鞋，花鞋花鞋兩邊排，排排都有十二粒粒，粒粒圓滑無疵呢。」這歌詞表現了姑嫂和睦、精心選料用心做鞋的情景。

有人將「阿哥擔柴上街賣」改成「阿媽擔柴上街賣」。歌唱了刻苦耐勞的母親形象。

還有人將《落雨大》填新歌詞，廣州西關老人盧老伯為勸喻人們遵守交通規則，將此歌詞改為：「落雨大，水浸街，橫過馬路先交理，紅燈綠燈睇準準，唔好亂走被員警拉。」

泡菜豆腐湯

葉萍

飲食男女

立冬後，氣溫似乎沒有驟降的意思，日日豔陽照，讓人直以為，冬天還遠吧。其實，這時候，我們的身體，卻是最敏感的溫度計。中醫上說，此時正是陽氣潛藏，陰氣極盛，代謝開始緩慢下來的時候。

母親每逢這時候，就來電話，敦促我，趕緊煲一鍋子泡菜豆腐湯吧，暖暖一家大小的胃。辣白菜上我這兒來拿呀。

母親的話音還沒落，我的舌尖已開始流淌著辣白菜那種酸酸辣辣的汁液了。我彷彿看見兒時的我，拿著筷子吮在嘴裡，眼巴巴瞅著鍋灶上，正熬的泡菜豆腐湯的小可憐模樣兒。

母親做的辣白菜可以與韓國辣白菜媲美呢。每年的入秋，我家的院落是大白菜的天下，窗台

牆根，屋頂，到處都立著一棵棵大白菜。母親趕著晴好的天，做辣白菜。紅紅的辣椒，在石頭臼裡搗碎，大鹽巴，花椒大料，大蒜蔥薑們，輪番上著陣，經母親的手，反覆的揉，搓，抹，再經過數天的發酵，清清爽爽的大白菜就變成了紅艷艷的辣白菜。這紅，極奪目，很能刺激人的食慾。

大白菜怎麼做，都好吃。而我喜歡的，是辣白菜豆腐湯。從順應天時的角度講，冬天的大白菜最好吃。甘甜，脆津。連《大長今》裡都講到，古時，它是被種植在宮廷的藥苑裡的，可見身價不俗。而如今，它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大眾菜，特別是冬天，家家少不了吃了。

彼時，母親自不懂什麼韓國辣白菜，照著感覺做就是了。一罐子，或者一缸，都是辣白菜，做好，放在涼房裡。吃時，洗淨了手，去撈

一些。

在我看來，食譜裡，辣白菜和豆腐絕對是一對絕配。這道菜五花肉不可少，放入一起燉，那是錦上添花。切成片的五花肉，入油鍋裡小火兩面煎黃至出油，加入洋蔥和薑片翻炒，隨後加入辣白菜，炒到白菜軟爛，再添足量的高湯或水。水開，加入豆腐塊，燉三十分鐘。出鍋前，因辣白菜有鹹味，可根據個人口味，放入適量的鹽或生抽。最後，撒一把香菜進去。

此道菜，酸辣爽口，五花肉一點不膩人，肉香裡，混合著辣白菜特有的味道，豆腐的綿軟裡包裹著濃濃的湯汁味。

都說「白菜豆腐保平安。」在寒冷的天氣裡，吃上一碗辣白菜豆腐湯，既暖胃，又解饑。是大冬天，我們過凡俗日子老百姓，最貼心健康的一道美食。

傳統粵語童謠《落雨大》成為以水為主題的廣州亞運會開幕式文藝表演序曲最近再度走紅海內外，為千萬萬人傳唱。

《落雨大》，是最讓廣東人感到親切的粵語童謠，也是海外眾多粵語者喜歡的童謠。在廣東珠三角粵語地區，尤其是在廣州市區，《落雨大》和另一首嶺南童謠《月光光》尤其是朋友們在搖籃裡就聽、牙牙學語時就聽母親、祖母、外祖母學唱的歌。

《落雨大》的作者和創作時間已無從稽考。有學者認為，從其市井化的語言和簡單的音符來看，應該是清末民初時廣州西關地區街頭巷尾流傳的口水歌，傳唱至今已成為幾代粵人的童年回憶。許多旅居海外的廣東人在回憶故鄉時也不禁會含淚淚吟唱起這首《落雨大》。

《落雨大》歌中唱到：「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阿嫂上街看花鞋，花鞋花鞋兩邊排。」

很喜歡這悠然自在的歌詞。落雨大也不怨天尤不尤人，阿哥照樣擔柴上街賣，阿嫂照樣打扮得漂漂亮亮出街，依然像平常那樣過日子。這首童謠作為亞運序曲很能體現嶺南特色。嶺南多雨，粵人愛水，視「水」為財。上善若水，粵人有隨遇而安、靈活應變的水性智慧。

不過，近日筆者在網上發現有人質疑這「歌詞不合邏輯」，理由是：「大雨雨實豈不是要淋濕了？濕滾滾誰會穿呢？落雨大出街至少要挽起褲腳脫鞋趟水，怎麼會買花布鞋？」

說《落雨大》不合邏輯者一是不知廣州有騎樓。騎樓，是廣州城市建築的獨特符號。資料介紹，一九一八年廣州拆城牆擴馬路，為了充分利用道路空間，又針對羊城高溫多雨的氣候特點，便於馬路兩旁建起了兩三層的騎樓。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騎樓建設達到鼎盛期，老城區密密麻麻分布著五十九條騎樓街，總長約四十公里。

正因為騎樓遮雨，而且騎樓步行街街面略高於露天馬路街道，露天街道和騎樓街交界處有排水系統可以排走雨水，只要不是下暴雨，通常「水浸街」也只是浸馬路街道。因此，落雨大時「擔柴」、「看花鞋」走在騎樓，不打傘也不會弄濕乾柴和鞋。

或許是因為經過千萬人傳唱，加入了衆多個人感情色彩，《落雨大》的歌詞有不同版本：有人將「阿嫂上街看花鞋」唱成「阿嫂睇屋企（在家）繡花鞋」。或許，唱者擔心落雨太大，怕「水浸街」不但浸濕了街道還浸上騎樓街，浸濕阿嫂的花鞋。也或許，唱者想歌讀阿嫂手巧勤力。

有人唱：「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阿嫂教我做花鞋，花鞋花鞋兩邊排，排排都有十二粒粒，粒粒圓滑無疵呢。」這歌詞表現了姑嫂和睦、精心選料用心做鞋的情景。

有人將「阿哥擔柴上街賣」改成「阿媽擔柴上街賣」。歌唱了刻苦耐勞的母親形象。

還有人將《落雨大》填新歌詞，廣州西關老人盧老伯為勸喻人們遵守交通規則，將此歌詞改為：「落雨大，水浸街，橫過馬路先交理，紅燈綠燈睇準準，唔好亂走被員警拉。」

泡菜豆腐湯

葉萍

飲食男女

立冬後，氣溫似乎沒有驟降的意思，日日豔陽照，讓人直以為，冬天還遠吧。其實，這時候，我們的身體，卻是最敏感的溫度計。中醫上說，此時正是陽氣潛藏，陰氣極盛，代謝開始緩慢下來的時候。

母親每逢這時候，就來電話，敦促我，趕緊煲一鍋子泡菜豆腐湯吧，暖暖一家大小的胃。辣白菜上我這兒來拿呀。

母親的話音還沒落，我的舌尖已開始流淌著辣白菜那種酸酸辣辣的汁液了。我彷彿看見兒時的我，拿著筷子吮在嘴裡，眼巴巴瞅著鍋灶上，正熬的泡菜豆腐湯的小可憐模樣兒。

母親做的辣白菜可以與韓國辣白菜媲美呢。每年的入秋，我家的院落是大白菜的天下，窗台

牆根，屋頂，到處都立著一棵棵大白菜。母親趕著晴好的天，做辣白菜。紅紅的辣椒，在石頭臼裡搗碎，大鹽巴，花椒大料，大蒜蔥薑們，輪番上著陣，經母親的手，反覆的揉，搓，抹，再經過數天的發酵，清清爽爽的大白菜就變成了紅艷艷的辣白菜。這紅，極奪目，很能刺激人的食慾。

大白菜怎麼做，都好吃。而我喜歡的，是辣白菜豆腐湯。從順應天時的角度講，冬天的大白菜最好吃。甘甜，脆津。連《大長今》裡都講到，古時，它是被種植在宮廷的藥苑裡的，可見身價不俗。而如今，它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大眾菜，特別是冬天，家家少不了吃了。

彼時，母親自不懂什麼韓國辣白菜，照著感覺做就是了。一罐子，或者一缸，都是辣白菜，做好，放在涼房裡。吃時，洗淨了手，去撈

一些。

在我看來，食譜裡，辣白菜和豆腐絕對是一對絕配。這道菜五花肉不可少，放入一起燉，那是錦上添花。切成片的五花肉，入油鍋裡小火兩面煎黃至出油，加入洋蔥和薑片翻炒，隨後加入辣白菜，炒到白菜軟爛，再添足量的高湯或水。水開，加入豆腐塊，燉三十分鐘。出鍋前，因辣白菜有鹹味，可根據個人口味，放入適量的鹽或生抽。最後，撒一把香菜進去。

此道菜，酸辣爽口，五花肉一點不膩人，肉香裡，混合著辣白菜特有的味道，豆腐的綿軟裡包裹著濃濃的湯汁味。

都說「白菜豆腐保平安。」在寒冷的天氣裡，吃上一碗辣白菜豆腐湯，既暖胃，又解饑。是大冬天，我們過凡俗日子老百姓，最貼心健康的一道美食。

泡菜豆腐湯

葉萍

飲食男女

立冬後，氣溫似乎沒有驟降的意思，日日豔陽照，讓人直以為，冬天還遠吧。其實，這時候，我們的身體，卻是最敏感的溫度計。中醫上說，此時正是陽氣潛藏，陰氣極盛，代謝開始緩慢下來的時候。

母親每逢這時候，就來電話，敦促我，趕緊煲一鍋子泡菜豆腐湯吧，暖暖一家大小的胃。辣白菜上我這兒來拿呀。

母親的話音還沒落，我的舌尖已開始流淌著辣白菜那種酸酸辣辣的汁液了。我彷彿看見兒時的我，拿著筷子吮在嘴裡，眼巴巴瞅著鍋灶上，正熬的泡菜豆腐湯的小可憐模樣兒。

母親做的辣白菜可以與韓國辣白菜媲美呢。每年的入秋，我家的院落是大白菜的天下，窗台

牆根，屋頂，到處都立著一棵棵大白菜。母親趕著晴好的天，做辣白菜。紅紅的辣椒，在石頭臼裡搗碎，大鹽巴，花椒大料，大蒜蔥薑們，輪番上著陣，經母親的手，反覆的揉，搓，抹，再經過數天的發酵，清清爽爽的大白菜就變成了紅艷艷的辣白菜。這紅，極奪目，很能刺激人的食慾。